

艾
燿
散文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艾煊散文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冉占彩 盛国铨

封面设计：柯 明

技术设计：盛国铨

题 图：方冰山

艾煊散文选

艾 煊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6 插页 368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白板纸本) 1—2,175册 (平) 1—2,660册

统一书号：10355·482 定价：平 装3.55元
白板纸装4.00元

编 辑 说 明

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扬子江文学总汇》。

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包括小说、诗、散文、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

选编的方式，有个人专集（选集、多卷集），有按年代、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以及新创作集。

《总汇》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不硬性排名次、定先后，个人专集，可一年编一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可一年编一集，也可数年编一集，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

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载创作实绩之舟的《总汇》，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积十年二十年之力，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同之心愿。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
《扬子江文学总汇》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DE73/13

洞穴岩画 (代序)

碧螺春汛

太湖秋.....	(7)
碧螺春汛.....	(12)
指点湖山.....	(20)
杨梅雨.....	(27)
透明的银鱼.....	(32)
梦中巧手.....	(43)
虎丘花雾.....	(48)
古银杏.....	(53)
乡行.....	(55)
竹海新篁.....	(67)
善卷游.....	(75)
紫砂陶.....	(79)
龙.....	(79)
艺.....	(81)
火.....	(86)

秣陵星群

壮哉中华门.....	(89)
雨花石随想.....	(94)
在新星上.....	(96)
俗尘世界.....	(99)

亲情醇于酒

淮上人.....	(101)
街.....	(102)
坟.....	(104)
礪.....	(106)
水.....	(108)
重回大刘郢.....	(110)
雨花棋.....	(115)
殉难者的圣地.....	(121)
夜宿双堆集.....	(125)
龙河口沉思.....	(132)
雨中醉翁亭.....	(135)

仙魔境

—— 沙漠·雪山·原始林

松花江.....	(137)
原始林中伊春城.....	(141)

六百里林荫道上.....	(145)
远古红松林.....	(148)
夏日黑龙江.....	(152)
沙海行舟.....	(156)
舞之乡.....	(161)
沙尘·丝道·香妃.....	(165)
天半瑶池.....	(170)
代茶瓜.....	(173)
“巴扎”.....	(175)
火州.....	(178)
蝉翼巾和小花帽.....	(181)
马上马下.....	(184)
游猎遗风.....	(186)
天山雪线路.....	(188)
西海舰队.....	(191)
神仙湾.....	(194)
饮憾和期待.....	(198)
火山口之夏.....	(201)
上天池.....	(201)
仙魔境.....	(205)
松花源.....	(207)

山·海·神·人

云端夏城.....	(211)
蛇路.....	(211)

天街.....	(212)
云起.....	(213)
石岩.....	(215)
穿开裆裤年代.....	(217)
现代古迹.....	(222)
首任烹饪大师.....	(226)
朝普陀.....	(230)
送子殿.....	(230)
紫竹林.....	(231)
香客.....	(232)
沙弥.....	(234)
人·榕·鹤.....	(237)
老夫聊发少年狂.....	(240)

纯净的花精

——旅途偶录

行道树.....	(247)
岩上榕.....	(249)
人间鸟.....	(251)
衣发变.....	(254)
纯净的花精.....	(257)
奇绝的纹工.....	(259)

兰之恋

绣娘.....	(263)
七姑.....	(284)
兰之恋.....	(297)
这双手.....	(309)
他.....	(314)
海潮晚来急.....	(323)
梵音洞.....	(337)

桃溪的梦

——《醒时的梦》第一部

乡音·土词.....	(343)
卧室里捉鱼.....	(346)
绑票和撕票.....	(352)
陈叔.....	(360)
桂嫂和雕花木匠.....	(368)
戴脚镣的汤老三.....	(376)
梔子妹.....	(386)
狮子舞和跳兰花.....	(395)
腮穿银针的香客.....	(409)
回乡.....	(415)
苍天若有知.....	(419)
染匠.....	(430)

翟老师.....	(435)
师姐水芹.....	(441)
学绩簿.....	(449)

湖上的梦

——《醒时的梦》第二部

渡湖石埠头.....	(455)
摇橹根生.....	(461)
云秀.....	(489)
土郎中阿法.....	(500)
莼菜·桔树·茶馆.....	(506)
清淡的菱角花.....	(515)

匆匆过北邻

蓝色的西伯利亚.....	(529)
铁灰色的机场大厅.....	(531)
愚笨的美.....	(534)
墓的艺术.....	(536)

疾车往还多瑙河

人和鸽.....	(539)
游息地.....	(540)
乡村酒窖.....	(542)
湖边雕像.....	(545)
多瑙河是蓝色的么.....	(548)

谷 兰

——汉学家们

米白.....(551)

尤山度.....(556)

鲍洛尼.....(560)

谷兰.....(563)

洞穴岩画

——代序

夜间睡得少，白天又好打瞌睡，这大概就是标志人开始进入了老境。眼睁睁地凝望着时间之河，在黑夜里默默地流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躺在时间的河边胡思乱想，不连贯，无逻辑，也无完整的故事结构。头脑是清醒的，但意识状态却似梦非梦。眼前的事常常成为过眼云烟，不易进入记忆的仓库。而幼年、青年、中年的事，常常不请自来。

有时觉得奇怪，我怎么会变成一个以文字为职业，写写小说、散文，即所谓当作家的人。这真是一笔讲不清的糊涂账。我的出身，既非书香门第，也非簪缨之家。我的师长、亲友中，也无文学之士。医生也没能证明我脑袋里多长了一根文学之弦。既无深

厚的社会根底，又无天生成的文学因缘。幼时做《我的志愿》一类命题作文时，也从未立过当作家之志。不是觉得作家之业乃雕虫小技，也不是觉得作家神圣，高不可攀。只是因为我的生活中从未碰到过一个作家，连一个打算进入文学作坊的准作家也未遇见过。

人总是从切身经验中感知世界的。在我那个闭塞的小镇上，幼时，最令我钦佩的，是手工艺匠人：漆匠、篾匠、雕花木匠。我曾想进入手工艺人的神奇世界。

随着年岁的增长，学会了仰头看社会。青少年学生倾向于崇拜伟人，也暗地里立志准备做伟人。拿破仑、孙中山、曹雪芹、文天祥、李白、苏东坡，都是站在九天之上，祥云环绕，若显若隐的伟人，看不清，摸不到。小镇现实中的伟人，一类是士绅，一类是小学教师。绅士派头很大，家中仆从成行，整天横陈烟榻，吞云吐雾，出门三步必有轿子伺候。这样的小镇伟人，我是做不成的。一来家中经常米缸空空，想阔也阔不起来。即使口袋里饱鼓鼓的，我也不愿掏一枚铜板去换大烟抽。对士绅的厌恶情绪与畏惧心理二者兼有。小镇上的另一类伟人就是小学教师。这十来位小学教师，构成了我们小镇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群。

我读书时，虽是“五四”以后，但小镇上仍是师道极其尊严的社会。就象穆罕默德传教时，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执宝剑一样，我的老师们也是一手捧教科书，一手持戒尺。教惩并重，是我们小镇社会公认的最佳教育方法。

那时师生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有的老师和学生仅只有知识的授受关系，也就是一种买主与卖主间冰冷的商业关

系。有的老师规矩方圆，在学生心目中，或是崇高的道德楷模，或是祠堂里的神主牌位。有的师生间互相视对方为敌，是猫与鼠的天敌联系。有的老师漠视尊卑，善与学生友好相处，成了忘年交。只有那种师生变恋人，师生变夫妻的佳话，在我们那个封闭的小镇上从未发生过，也是极不易发生的。

站在三岔路口，向我指出一条文学小路的，正是其中一位极其苛严，学生畏之如鼠畏猫的小学国文教师翟味西先生。但他也从未向我传授过如何当作家（想来他也未必懂得此中有何奥妙），也未教过我写小说写散文的诀窍，只教过一点写诗的“平平仄仄平平”之类的口诀。

他从不按部颁或大学院审定的教科书上课，他自编讲义，选的全是古今文学名著。他是把语言文字和文学统一起来教的。我就是这样顺着他的手指指向，远远地站在文学的侧门外，以极其神秘的好奇心，向深不可测的文学重楼深院窥探。

窥探到了一点影子，跟着就悄悄地进行模仿涂抹，象栖身在洞穴里的原始人，虽然赤条条地，身上并无寸缕装点，却还要模仿自然涂刻岩画。没有目的，全凭兴之所至。这大概就是我最初进入文学的原始蒙昧状态。

在老师没有明言的诱导下，诱发了对文学的兴趣。信笔涂抹的东西，偷偷地插上小说、诗、散文的雀翎，但从来不曾给人看过。我生性羞怯，连最要好的同学也不敢给他看。头一天晚上，在菜油灯下写得很有兴致，觉得音韵铿锵，情节感人肺腑。睡过一觉，第二天早上再一看，索然寡味，庆幸没有给人看过，不致贻为笑柄。连忙撕毁，投之灶膛。

以后触景生情，甚至无病呻吟，只要兴之所至，又会再涂抹一通。爱读文学书，欢喜躲在洞穴里涂抹，都只是兴趣而已。并不晓得文学有什么用处。晓得它有社会的、人生的、审美的诸多用场，那是以后才逐渐明白的。

参加革命以后，忙于实际工作，也在闲时写过一点散文、歌词之类。不成型，不敢用真名发表，怕人笑话，编辑海量，百花园中不弃小草，发表了一点。二十一岁那年，调我去当新闻记者，从此一辈子就和笔杆子结下了缘。

当了记者，对文学的兴趣，也就转移到了新闻写作上。写写就明白了，文学和新闻并不是李生兄弟。它们是近亲，但谱系不同。新闻和文学都来源于生活，但新闻和生活的关系，是选择，是再现。斗争生活中许多丰富复杂的人物的经历，新闻容不下；极其有味的琐事趣闻，也不尽符合新闻要求。四十年代初，解放区新闻界曾发起过一次反“客里空”运动。新闻必须忠实于实际生活，不能虚构臆想。文学常用的手段，新闻却视为大敌。新闻的真实观和文学的真实观，是极不相同的。记者当久了，头脑被新闻真实拘死，乍写小说，难免会有过实之弊。

面对丰富、复杂的斗争生活，一铺开稿纸，情思不可遏止，非长篇不足以抒胸臆。到底长篇为何物，怎样才能把那么许多感动过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感动别人？茫茫然，心底无策，手中无法。这时，曹雪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司汤达、雨果，这些文学大师，这些长篇的巨匠，这些并不开口说话，并不挥动教鞭的老师，却在冥冥之中给予指点。

后来，有些年轻的同志问我有何诀。我坦诚地说，我的

法术有限，你把我的全部爬树本领学去了，顶多只能成为猫，成不了豹，成不了虎，成不了山林之王。那些不说话的老板，才是真正高明的老板。即使初学写作者，也应以高手为师，以文学大师为师。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眼高手低，是文学创作实践中正常的现象。学了高手，并不等于自己也立刻变成高手，但以后有可能写出一部两部似是高手之作。

我十分敬佩契诃夫，他以极其精炼的篇幅，包容了丰富的内涵。我十分惊奇欧·亨利声东击西、出人意外的余味。但这些奇异本领，我学也学不会。因为我天资鲁钝，对情节性强的作品难以感应，也缺乏结构精巧故事的本领。我欢喜泡一杯清茶，舒缓地聊天，不善于用击醒木和且听下回分解这些强刺激的手法吸引听众。

着眼于意境、情感，迷恋于语言本身的魅力，常会忽视了一些曲折的故事。

拉开长篇，一个情节，一个场面，一天可下笔数千言上万言，直至手指僵直为止。手僵，意识仍在流动。但手工业方式的作家，没有现代化的工具可资辅助，只好暂时中止手艺。

揣摩意境不同于铺叙故事。若描绘意境，一天仅只数百字，顶多一两千字。

我不懂外文，诸多外国语言的美，无从欣赏。读外国文学名著时，可以欣赏到的人物创造、情节、气氛，这一切，都是经过翻译家用汉语转述的。原著中奥妙的语言艺术消失了，品尝不到那种语言鲜美的味道，诚为一大憾事。

我们的汉语（包括方言）之美，那是十分令人沉醉的。

诗、散文、小说，同为语言艺术，但这几种不同的语言艺术形式，对语言的要求，却那么样千差万别。

语言在小说中有多样功能，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则在于它是人物、情节的粘合剂。

于诗，语言既是它的衣裙，又是它的血肉之躯。“推”乎，“敲”乎，为一字之定易，绞尽脑汁。为一字之立，可拈断几根胡须。

语言令人沉醉，因为它有节奏感，它有力度，它有色彩，它有透明度。

散文写惯了，散文的习惯也会侵袭进小说的王国。小说所构成的客观世界里，溶进了作者毫不避讳的主观情感。

一九八四年我在《钟山》上发表了一组文字，名叫《醒时的梦》，编者给它插上了一片中篇小说的雀翎。有的同志读后问我，这到底算是小说，还算是散文。我也糊涂了，确有几分象小说，又有几分象散文，非驴非马，难以界定。

这是恼人的事，文章是混血儿，在“寻根热”中，也难以寻到父系祖坟。在《昭明文选》、《袁中郎集》中，寻不到文根，在深山老林大漠蛮荒之域，也难以寻到土根。

后来，又有理论家向我指出，我在六十年代初写的散文中，有若干标明为散文者，其实也可算作小说。

也许就象《三国演义》卷首语所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小说和散文，于我，也许也有一个分久则合，合久则分的过程。但我不相信历史循环论的。

直到现在，我好似还是在光线朦胧的原始洞穴中，腰间围了一块遮羞的兽皮，靠竹篾火把照明，涂刻岩画。